



【浮生】

槐花深一寸

□耿艳菊

想起鲁迅先生写他的后园墙外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时候，我们家屋前的槐树总会一下子从记忆中冒出来，不过只有一株，在屋的左侧。一个大人刚好合抱过来，树荫覆盖大半个庭院。槐开时节，一簇簇、一串串，花如珍珠，缀满枝头，幽香四溢，挤出院落，弥漫整条胡同，迎向每一个路人的鼻翼。

这株槐树究竟有多久的岁月呢？听父亲讲，它差不多和我同岁。那年10月我出生后，父亲在第二年春天买了一棵槐树苗植下。后来，我知道了江浙一带有生女儿植香樟树的习俗，就跑去问父亲为什么不种香樟树。父亲只是笑了笑，淡淡地说，咱们豫东平原可没这习俗，我当时只是觉得槐树好养，也能开花，而且你一天天长大，大人们忙，刚好可以让它陪着你，不至于太孤单。

的确，我的童年、少年，甚至我前二十年的光阴都是与它密不可分的，点点行行，写满了槐的味道。

最初记住的槐树的样子，是细瓷碗口粗的树干，枝叶稀疏，花朵寥落，星星点点。不过，对一个村落里的孩子来说，它已经是一种很美的花卉了。在左邻右舍的孩子眼里，那也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。成长的过程中，因为这株槐树，添了多少乐趣！我和我的小伙伴们，槐树下嬉戏，槐树下吃饭，槐树下数星星……每一年春光柔软的下午，常常爱这样玩，一个个伸开小手，用大拇指和食指去丈量槐树的胖瘦。年年丈量，年年如此，却不知人在长，槐也在长。

在花的国度里，槐花是最具平民气质的吧，王谢堂前不需要它，百姓家里倒是常见。令人叹服的是不仅可作观赏，亦可食用，吃起来满口幽香，难以忘怀。在众多的花里，能做得如此体贴周到的也就是槐花了。因此，在过去那饮食不是很丰富的年代，屋前的一树槐花成了最美的期盼。

曾记得，槐花刚露出笑脸时，我已急不可耐，一遍又一遍催父亲搬梯子撸槐花。我站在树下，仰着小脸，阳光洒在脸上，心里却是一阵紧似一阵，生怕父亲的大手碰疼了花。母亲也在树下，拿着小篮，小心翼翼地接摘下的槐花。然后，母亲清洗、拌面、上锅蒸、捣蒜泥……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，终于可以吃了，一阵香甜的清气萦绕，吸一口，已经醉了。我们每年在槐树的花开时节都能享受槐花盛宴。我二十岁去外地上大学后，再也没有赶上过它的花期，可是梦里梦外总缠绕着那甜丝丝的气味。

就像人的一生总会磕磕绊绊一样，槐树的一生也不是那么顺风顺水。翻盖新房子时，父亲犹豫再三，还是把它保留了下来。有一年下大雨，屋子漏了，几位叔伯帮忙检修，上到房顶一看，原来是槐树的枝干茂盛，压破了瓦片，大家都建议把树伐掉，父亲愣是舍不得。后来，父亲爬上去，用锯一点点把碍事的枝干锯掉，这才安心。房屋的左侧是储物棚，父亲每次把那辆机动车推进去都特别费劲，家里人几次三番劝说伐掉槐树，父亲总是无动于衷。

今年槐花开的时节，我带着幼子回家看望父母，这也是十年之后我再次赶上它的盛开。傍晚和父母坐在槐树下聊天，槐花在微风吹拂下轻轻飘落。我突然想到白居易“薄暮宅门前，槐花深一寸”的诗句，这深一寸里该有多少光阴的故事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这深一寸的槐花又该是多么宝贵！掐指算来，这槐树也有近三十年的光阴了，我已远嫁，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而槐树依然站成光阴里的风景，情深如旧，花开花落，一年又一年。

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始终不肯伐掉它的原因。

【实录】

多“呵”了三五口

□星袁蒙沂

若是人，濒死之时，可以即刻人工呼吸、胸外按压以急救。摆在面前的，偏偏是一只小小的不知何时死去的蜜蜂！

蜜蜂是春天的一个标点。花开前，它是问号，不知隐迹于哪里；花开时，它是逗号，忙碌于百花丛中，来来去去，总不见其停歇；花开后，它是省略号，有的依然在寻觅，有的则悄然远去。作为春之符号，只要春在，只要花在，蜜蜂就在。

一个蜂群，像极了一个社会，蜂王、雄蜂、工蜂，缺一不可。农村老家的蜂场里，越冬后有群蜜蜂出了问题。料峭的下午，我打开蜂箱检查，原本五六脾、上万只的蜜蜂，仅剩下五十多只工蜂和一只蜂王。咋办呢？虽然挨过了寒冬，但五十多只老工蜂和一只蜂王，再强大成一个蜂群的希望极其渺茫。老工蜂未必能坚持到花开，就算勉强活到花开，又能抚养多少新蜂呢？多半是新蜂未长大，老蜂已死亡。如是，整个蜂群依然会垮掉。

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补充工蜂。给蜂群补蜂是个技术活，好在我会。不敢说百分之百能成功，最起码也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。将陌生的工蜂和蜂王组建成一个新蜂群，需要相互接纳，这需要一个过程。

检查完蜂群，我陷入犹豫。不处理，那群蜂未必就没丁点儿希望了，可就算真能壮大起来，也得三四个月或者五六个月吧！那时，春花怕是早已凋谢。错过了春天，蜂群采粉、采蜜定然难上加难。那样，蜂群便无蜜可取，甚至得靠补白砂糖喂养。

保险起见，次日下午，我网购了一斤工蜂。蜂群在路上被焦躁地转运了三天，终于到货。我回家准备补蜂，是检查后第四天下午。当时的气温五六摄氏度。打开蜂箱，瞬间蒙了。一张巢脾的框架处，散聚着一小撮蜜蜂，有二三十只，一动不动，全部死亡。眉头紧皱，脑中空空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提起几张巢脾，一一检查，没有一只活蜜蜂了。果然，那只蜂王也僵死在一旁。

工蜂来了，蜂王死了，还是白搭。整个蜂群中，只有蜂王能繁衍后代。没有蜂王，再怎么强大的蜂群，都只有一个宿命——灭亡！买来了工蜂，提心吊胆四五天，心急火燎赶回家，眼睁睁看着，一切归零！那种绝望，是赤裸裸的，一点不留情面。

我站在蜂箱旁愣了一会儿，第一反应是不想放弃、不愿放弃，尝试挽救吧，万一有一丝希望呢？我这么想着，捏住蜂王翅膀，将其放到手心里。松开蜂王后，那只手也没闲着，伸出食指戳破蜂箱中一处巢脾上的

封盖蜜，滴了一滴到蜂王嘴边。紧接着手掌半握，露出花生米大小的口子朝里面呵气。如果冻死不久或者只是冻僵了，呵几口气暖和暖和，或许管用。若是饿死的，饿晕了，蜂蜜触到嘴边，渗入口中，也可能管用。

呵了三五口气，手中的蜂王没动静。又呵了三五口气，手中的蜂王没动静。我暗示自己不能放弃，坚持、坚持。一遍又一遍，重复呵气，蜂王的一两个爪子居然颤抖了几下。继续呵气。十几分钟后，蜂王的几个爪子都能动了，可无力起身。我捏住蜂王的翅膀，让其趴到我手心里。见蜂王尝试艰难爬动，我摊开手掌观察。这一观察不要紧，可能是因为太冷，刚有了点活力的蜂王又歪倒了。我赶紧又半握手掌，一次次朝手中呵气。

蜂王死而复生，非常虚弱，随时都可能无法支撑。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给它提供一个既保温又有吃食的所在。别无选择，这样的地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蜂群中。但它自己的蜂群已全军覆没，新蜂群能迅速接受它吗，一个奄奄一息的陌生蜂王？

腾出一只手把新蜂笼放进蜂箱，顾不上黏腻，又几根手指并用，挖了些巢蜜滴在网购来的蜂笼上，还刻意朝蜂王身上滴了一滴。然后，把蜂笼顶层的纱网划破六七厘米长的一道口子，将蜂王放到豁口旁边四五厘米处。怕蜂王再次被低温冻僵，我赶紧盖上铁砂网，再在其上覆盖了几层厚毛毯，最后盖上蜂箱盖。

这波操作，危险和希望各半。说危险，是因陌生蜂王和蜂群一下子融成一群，极易出现围王现象，蜂王会被工蜂围攻致死，更何况这个王原本就生命垂危；说希望，是因工蜂转运在路上的三天没有蜂王，失王已是事实，为了蜂群的繁衍，它们急需一个新王的到来。而滴在蜂群和蜂王身上的蜜是同一种，气味相同，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群味。

四五分钟后开箱检查，蜂王还在原位置趴着，身边已有十几只蜜蜂围绕。重新盖上厚毛毯，又十几分钟后打开，蜂王已不在，蜂王趴过的位置，仍有些蜜蜂在活动。蜂王爬进蜂群里了？会不会不慎掉落箱底，或被工蜂围攻拖走了？三种可能都有。只不过天色渐黑，没法再查。两天后回家，蜂王和工蜂都已在巢脾上，活动正常，一切稳定。

2023年2月，我“呵”出了一个奇迹。一遍遍地，多“呵”了三五口，硬是将“有死无生”的蜂群改命成“有生无死”。春正暖，花正开，工蜂们采蜜采粉，蜂群在繁衍生息。春天的符号，又在花朵上一笔笔续写——逗号、句号、省略号，潇潇洒洒。

【世相】

母亲的枕边书

□张军霞

母亲看书，对我来说是件有点奇怪的事情。

记得那年我还在上小学，有一天傍晚放学时，拿回家一本《故事会》，书看到一半，小伙伴叫我出去玩。等我回到家时，看到小饭桌才收拾了一半，碗筷都堆在水池里，身上还扎着围裙的母亲，竟然趴在桌前，津津有味地看着那本《故事会》，连我回来了都没有察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抬起头来，指着刚看完的一篇悬疑故事问：“你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究竟谁是杀人凶手？”那个故事每期只连载一部分，我也不知道答案。从此，跟着母亲一起猜测故事的结局，成了我们之间最有趣的互动。

在这件事之前，母亲在我的印象当中，除了偶尔看看我的课本，似乎从没有碰过别的书，她总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，种田、做家务，琐碎的事情一大堆。后来，我又把从同学家借来的故事书往家里带过几次，母亲每次都看得很认真，我这才知道她当年上学时最喜欢语文课，作文也曾经写得非常好，还经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。因为家里穷，母亲没能读完小学就离开了校园，这成了她终生的遗憾。

我在心里为母亲感到难过，于是悄悄省下她给我的零花钱，又央求父亲资助了一些，专门订了全年的《故事会》。母亲开心极了，她把每一期看过的《故事会》都整齐地摆在枕头边，晚上睡觉前拿出来翻一翻，这成了她在劳累之余的一种精神调剂。

后来，我到外地去上高中，渐渐忽略了母亲的枕边书。前些天我回家时，帮着母亲晾晒被褥，看到她的枕头边放着好几本书，我翻开来看，第一本是《家庭菜谱》，其中有不少页都被折了起来，书页中散发着酱油醋等调料的味道。我打开其中一页，看到上面写着“糖醋里脊”，这不是我家女儿最爱吃的菜吗？每次带女儿回来，母亲就喜欢下厨做这道菜，女儿也总是吃得不亦乐乎。再翻下一页，是清蒸鸡，这是妹妹最爱吃的一道菜！这本被妈妈“置顶”的枕边书，每一页都是母亲对家人满满的关爱。

在这本菜谱的下面，是一本《山水画入门》。我想起来，三个月前，母亲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的山水画课程，如今每周都会抽出半天的时间去学画画。原本以为她没有绘画基础，学习热情维持不了多久，没想到母亲学起来还挺认真的，除了上课听老师讲，还坚持在家里自学，每天都要坐下来画上一两个小时。看到为我们忙碌了一辈子的母亲能坚持自己的这一项爱好，我真为她开心！

我接着翻，看到一本蔡澜写的《老了依然可以谈谈未来》。蔡澜的书，我平时也喜欢读，没想到母亲也买了他的书。喜欢蔡澜的文字，因为他对生活的态度永远是积极、乐观的，他人老心不老，在旅游、主持、写作的同时，仍然相信未来，仍然充满热情地在工作。老了也依然可以谈谈未来，这是一种闲情、一种境界。我拿起这本书，笑着对母亲说：“这本枕边书不错啊，改天借给我也看一看。”母亲呵呵笑着：“你们看书是学习，我这都是闲看。”

从当年的《故事会》到如今的菜谱、美术及散文集，母亲的枕边书随着时光不断变化，陪伴母亲从黑发到白发。年轻时，母亲看书是一种劳累之余的消遣，如今生活好了，书成了母亲的精神伴侣，丰富了她的晚年生活。过几天，母亲就要过生日了，我悄悄在网上为她选购了几本书。我想，母亲会喜欢这份独特的礼物。